

# 《明史》两记陈瑄“城天津卫”

## ——匾额文史之十九

吴裕成

“当地铁‘遇上’城墙”——近来,一条消息不脛而走:天津老城东南角,地铁站施工与城垣遗迹相遇,考古发掘获得卫城始建的实证。繁华路面之下,地铁隧道之上的夹层位置,正在建文物厅,保留展示老城根儿剖面。考古专家陈雍评论,“小切口,大收获”,我们城市的一部史书,实实在在就在那里了。

关于天津老城,地方志记载“城垣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开设四门,门上建楼”。这次东城墙遗址发掘证实,当年城墉是从现今地面下5米起筑的。

在直沽设天津卫,见于《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即1404年12月23日)“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据此记载,将12月23日作为天津设卫建城纪念日,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年天津城的修筑,筹划设卫过程中即已开始。设

卫建城600年纪念日那天,《今晚报》副刊发表明史专家南炳文《天津史上不应忘却的一个人物》一文,根据明代《国朝列卿记》卷六十八张思恭“永乐元年,坐事谪督天津卫城”等史料,考证天津卫城墙的修筑,在《明实录》正式记载设卫前一年已启动。张思恭是个有能力的官员。永乐三年(1405),其回南京向明成祖朱棣汇报天津城墙工程,《明实录》记“还奏称旨”,成祖满意,“遂改官行部,仍令督修天津卫城”。天津修城垣,永乐皇帝亲自过问,工程至少历经三个年头。

明代大学士李东阳记此工程:永乐帝“命工部尚书黄公福、平江伯陈公瑄筑城浚池”。朝廷立项,指令两个大臣牵头。黄福为工部尚书,职与权自不必说;陈瑄名头也不小。陈瑄勇武,“少从大将军幕,以射雁见称”。善征战,屡有功。建文帝时任右军都督金事。燕王朱棣起兵,夺侄子的皇位。所谓“靖难之役”,先有直沽渡河,南

下沧州告捷,后有顺利渡江,攻占京城。前者是设卫建城名天津的缘故,后者之顺,则与陈瑄相关。建文帝令陈瑄统领舟师江防。燕兵至浦口,陈瑄带舟师迎降。朱棣即位,封其为平江伯,且委以重任,“永乐元年命瑄充总兵官,总督海运,输粟四十九万余石,餉北京及辽东。遂建百万仓于直沽,城天津卫”,这是《明史·陈瑄传》所记。

“城天津卫”,语句突兀挂眼。城,名词活用,句意是:建城于天津卫。《明史》还有一处出现“城天津卫”,在《河渠志四》:“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标本本的这段文字,断句为“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显然因“城天津卫”的“城”字活用,使句读出了差池。淮安市将漕运总督陈瑄事迹,文字讹为“成天津卫”,大约也是同一原因。

《明史》“城天津卫”两段文字,出自杨士奇《平江侯恭襄陈公神道碑铭》。杨士奇曾修《太祖实录》,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内阁,长期辅政,又与陈瑄同朝为官,其记述为史家采用。

天津卫城始建,夯土版筑,类似所谓“干打垒”,是土

城。周回九里,大于通常的县城,属于府州级规模。四门门额,所见最早记载是弘治年间城墙包砖时留下的,匾以“定南”“拱北”“镇东”“安西”。

陈瑄以海运总兵官身份参与天津筑城,多有谋划。河海联运漕粮,这里是枢纽。南方海船抵津,换小船转运北京。城垣施工同时,陈瑄“于天津卫城北造露囤千四百所,储海运粮”。正式决定设卫后55天,陈瑄“请建天妃宫于直沽”,以便航海酬神,朱棣“从之”。陈瑄“承包”了永乐朝的漕运,包括后来的运河行漕。服务航海,他提议在嘉定沿海筑土山高30丈,立堠标识。上海宝山由此而来。

永乐十三年(1415)罢海运。工部尚书宋礼修浚会通河,陈瑄开凿清江浦,运河行漕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明仁宗继位,陈瑄建议江南漕粮运至淮安等处,由官军接运到北京。宣宗即位,令陈瑄“守淮安,督漕运如故”。所有这些,繁华了运河枢纽淮安,运河史、漕运史浓墨重彩记下陈瑄的名字。

这构成明代天津城誉称“赛淮安”的背景。清江浦的祠庙、宝山的城隍,古人借以铭记陈瑄;而那句“城天津卫”,将他与三津卫城的缘分写在史乘。

### 水月庵

天津旧城内有五座水注,位于四个城角与县署东。其中东北角水注较深,相传注底有泉眼。东南角水注浅,由于依傍水月庵,因名水月池。其他三注深浅相等。早年城内的污水皆流向水注,导致“秽气所钟,行者掩鼻,惟水月池通潮,较四注为独洁耳”。水月池有水关与护城河相通,护城河又与海河相通。早年海河朝夕有潮,为此水月池水与河水共涨落,“盖积滞而流矣”。

水月庵位于天津东南城角,清康熙年间重修。《重修天津府志》记:水月庵“旧名鲁祖水月庵,祭祀鲁祖(鲁班)”。而耆宿王翁如先生在《城厢访古·略谈寺庙》中称“每年重九,居民到此拈香祭星斗姆宫”,斗姆也叫斗姥,是道教崇拜的女神。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道教场所。光绪七年,官府在这里设官书局。光緒八年,官书局移到问津书院,这里改为军械所。后来水月庵又成为南善堂(社会慈善组织八善堂之一)所在地。

### 折扇是书画的一种载体

又是纳凉的用具,向为文人学士视作怀袖雅物,旧时天津有不少人痴迷于折扇收藏。

华承彦,字屏周,乡里称之为“老华五爷”,他是书法家华世奎的父亲。“老华五爷”喜藏扇,藏有张之万、李鸿章、翁同龢、潘祖荫、孙毓汶等人书写的折扇及团扇几十把。李叔同也特别爱好收藏扇子,当年他由上海返回津门故里,共带回4个大皮箱,有一个箱子装的全是扇子。现存一帧李叔同昔日在杭州的遗照,只见他身着长衫,手执一把展开的大折扇,整个扇面遮住了前胸,隐约中扇面上有点点画迹。民国年间天津有位叫陈彰寿的大律师,其藏扇极为特殊。此人藏折扇千柄,最珍者有明代书画大家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沈石田、董其昌、杨文骢的扇面名作。扇骨也很精致,有湘妃竹、麋鹿竹、凤眼竹多种,古香古色,琳琅满目。陈每日外出时,辄换一扇,在天津堪称第一藏扇名家。邵伯炯收藏折扇亦多。扇骨均系旧制,扇面则用旧纸寄至杭州定制,贮于锦匣中,甚为美观。

### 端午是个大节

龙舟香粽朱判子、菖蒲艾草雄黄酒,节俗内容

丰富。宋代“刻蒲为小刀子或葫芦形,带之辟邪”,选葫芦为端午民俗符号,这是较早记载。佩戴之外,端午贴葫芦。清乾隆年间《帝京岁时纪胜》所载:五月朔,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端午葫芦,粘贴或佩戴,天津旧时有此习俗。咸丰年间《津门竹枝词》:“沿门端午贴灵符,悬起朱砂判子图,艾虎蒲人同逐疫,雄黄倒挂酒葫芦。”葫芦

图形要呈倾倒之状,所谓“倒粘门闩之上,以泄毒气”。俗称五月“毒月”,贴符禳毒,葫芦图样被当作辟邪的吉祥符。光绪时《津门杂记》“五月端午,有龙船戏,比户贴葫芦门符”。进入民国,《丙寅天津竹枝词》:“葫芦样检女儿箱”,诗人自注“端午日门首均贴葫芦,用红纸剪成,雕镂精细”。

### 孙振声与美育小学

张绍祖

千辛万苦惨淡经营,从一间小屋两个学生做起,以穷干苦干精神,百折不回,直到现在,从没有募过一回捐,办过一回义务戏,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方面的津贴经费,不够就以给人家补习功课的所得来支转,曾在一日内做过十三小时的教学。”1956年,美育小学改名为长春道小学,1962年合并至锦州道小学。

### 老口福 大梨糕

杨世珊

推小车卖大梨糕的不用吆喝,就有尾随的孩子们齐声喊:“大梨糕、大梨糕,小孩儿吃了不摔跤!”只见小贩的小车上,平放着用大号釉子盆倒扣出来的一个大梨糕,铁锈色。这糕是用小钢锯条拉块儿卖的。

小贩的车上还有唆啰蜜、京糕条儿和红红的糖块儿等,大梨糕是其主打商品。大梨糕是小贩自己用红糖加起子(即苏打粉)熬的。做大梨糕,锅中红糖熬化后加入起子,糖液中加入起子的瞬间,锅中之物迅速膨胀,翻倍增大。这时,将之迅速倒入釉子盆中,冷却后就是大梨糕。大梨糕上布满

了大大小小的气孔眼儿。大梨糕价格不贵,二分钱能买小孩拳头大小的一块。吃进嘴里,开始感觉甜,后尾儿有点淡淡的焦糊的苦味,但越嚼摸越有味儿。大梨糕这种略带苦味的甜,是会让人上瘾的。它让孩子们吃了还想吃。

大梨糕这个名字,却与梨无关。之所以这么叫,我的认知是:天津人对说大话、说瞎话的行为叫“吹大梨”,而大梨糕熬制时加上起子瞬间膨大的现象,与“吹大梨”之无休止地说大话相类,故名“大梨糕”了。这也是天津人幽默风趣的性格使然吧。

### 津沽360行 卖箩筐

杜明岑 文并图

老天津卫的城市和农村,一些家庭会选用竹制用具,比如竹筛子(俗称箩)、竹筐、竹笼、竹浅子,甚至还有竹席等。

做箩筐需要技术,必须掌握劈、削、编、漆四门手艺。



要工具是耙子,为木质结构,一般用长1米多、宽15厘米的槐木板做成,板子的中间安装一根3米多长的柳木杆子。盐工扒盐时用手攥着盐耙子在没过脚踝的卤水里来回地走,最终将盐扒到池道上(盐池埝上)。由于盐耙子刮着盐走,又带着很多盐,因此十分沉重,时间一长,紧攥耙子杆的手就有了麻木感。久而久之,很多盐工的手就变成了鸡爪形,终年不能完全伸展。扒盐是扒盐后的下一道工序,和扒盐一样,也是重体力劳动,甚至比扒盐还累。可以这么说,没有一副好身板和一把子力气,这碗饭是吃不上。扒盐的工具有两样,一个是硕大的柳条筐,能装下四五百斤的海盐;另一个是扁担,用硬木做成。每对盐工抬盐时,往往是一筐接着一筐,休息的时间几乎没有,因此,抬盐又被称为“抢盐”。如果不这样紧忙乎,雨来了,盐就会受到冲刷而损失分量。抬盐苦累,除了紧忙乎的原因外,还由于盐沉、路远,尤其是上盐埝。盐埝会随着盐的增多而不断地增高,盐工要想把每一筐盐都弄到埝尖上去,就必须竭尽全力地沿着斜坡向上攀登。逐渐地,那盐埝就被一筐筐的海盐堆积成了小山状。那时,有一部分盐工光着膀子抬盐,时间一长,肩膀的皮肉开始破绽,有的还渗出鲜血,撕心裂肺般地疼。后来,人们形象地称这种艰辛的抬盐现象为“扁担炖肉”。有人可能问了,没有穿衣抬盐的

吗?回答是有的,但穿着单衣也仍然逃不了“扁担炖肉”的凄惨命运。

所谓磅,就是石头碌碡,老辈子农村人对它十分熟悉,是用来碾轧稻谷等农作物的一种工具。盐场的大磅由农村引进而来,分大中小三种,这里所讲的大磅特指最大的那种。拉大磅是指三五名盐工拉着千八百斤重的石碌碡,在喧软的盐池里来回碾轧,最终使盐池底儿变得平坦、结实,以利于重新灌卤、晒盐,也防止卤水从池底儿渗漏。这项活计也异常辛苦,盐滩上流传着“驴上磨道、人上滩”的民谣。

汉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汉沽盐场积极开展技术革命,逐步用机械化的劳作方式替代了盐工“三大愁”。

### 故事天津 盐工“三大愁”

郑万友

略知汉沽盐场历史的当地人,在说到劳动强度时,几乎都会想到过去岁月里的盐工的“三大愁”。

新中国成立前,汉沽盐滩上流传着“盐工三大愁,扒盐、抬盐、拉大磅”的顺口溜,虽然只有十二个字,却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旧时落后的盐业生产方式及工具给盐工造成的难以言表的艰辛。

扒盐是盐业生产中的一道重要工序。每年的夏秋两季,盐池子里的盐结晶成粒了,这时候,就需要将它们聚集在一起,再用筐抬走,送到盐埝上堆积起来。扒盐的主